

鼻烟壶里的内画艺术



■ 沈口

第一次看到内画鼻烟壶，是在颇为热门的穿越剧《步步惊心》中，马尔泰若曦拿着四爷送她的鼻烟壶把玩，双层琉璃，三只卷毛狗神态栩栩如生煞是可爱。有研究表明，雍正皇帝曾下令将三件物品在他死后放入棺内，一是番菩提小瓶数珠一盘，二是凤眼菩提数珠一盘，三是玻璃鼻烟壶一把。至于这鼻烟壶是不是若曦手中的那只定是无从考证，但内画艺术最先运用于画鼻烟壶确是公认的。

内画艺术最早起源于清代，据传，嘉庆年间的南方一名年轻画家将小钢珠、石英砂和少量水灌入壶内晃动，在内壁形成细纹，再用带弯钩的竹笔蘸上颜料从壶口深入内壁反向

作画，形成了最初的内画鼻烟壶。

在之后的近两百年历史中，内画艺术从京城发源壮大，逐步向其他地域拓展，形成了“京、冀、鲁、粤”四大流派。

京派

北京是明清时期的都城，经济文化发达，是各路文人艺术大师的集聚地，也是内画鼻烟壶的发祥地。艺术大师在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逐渐形成诗书画印并茂的京派艺术风格，其中叶仲三、周乐园，马少宣，丁二仲被称为“京派内画四大名家”。叶仲三以描绘人物题材见长，他将《红楼梦》、《三国志》、《聊斋》等画入鼻烟壶，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引人

入胜，逐渐发展形成了叶派内画艺术。新京派内画艺术，在传承了叶派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其他流派的创作手法，以壶形美观、题材广泛、画工精细、用色古朴、清新淡雅为特色。近几年，京派内画题材中添加了京城市井文化和皇室生活，受到国内外收藏家的好评。

冀派

冀派内画艺术源于京城叶派，创始人王习三是叶派内画老艺人叶晓峰、叶肇祺的第一位外姓弟子，他在继承叶派画风技法的基础上，将国画艺术中的工笔“斯毛法”引入鼻烟壶。王习三大师自创了金属杆勾毛笔“习三弯钩笔”，笔杆直弯，随创作需要任意改变，这种笔也成为冀派的特征性工具。同时，冀派尝试用油彩作肖像内画，中西合璧，突破了传统国画色作画的局限，形成冀派意境悠远、构图严谨、设色雅致、造型准确、书画并茂的风格。王习三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内画大师”，他的水晶内画《霸王别姬》鼻烟壶，在199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3万美金成交。在其影响下，河北内画艺术逐渐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艺术文化产业之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河北馆的设计理念便来自内画艺术。

鲁派

19世纪80年代，一名山东博山商人在北京行商时，无意间看到有人用非常细的竹笔勾绘内画，便将这门手艺带回家乡。画师毕

荣九利用当地特产的琉璃水晶料制成壶坯，绘制琉璃内画鼻烟壶。战争动乱时期，不少鲁派艺人被迫放下画笔另谋生计，直到解放后，老艺人薛金万和张文堂重新招徒授艺。薛金万利用瓷器上的釉彩在鼻烟壶内壁作画，解决了内画遇水褪色的问题，同时，在竹笔的基础上发明了内画毛笔，它比竹笔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宜书宜画，极大丰富了内画艺术的表现力。这一发明是内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鲁派艺术家擅长利用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题材进行创作，形成了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层次分明、刻画细微、粗狂豪迈的风格特点。

粤派

作为最年轻的一支流派，粤派于1972年由工艺师吴松龄带领艺徒创立。粤派内画从作画工具、绘画技法、构图形式，到瓶体造型、瓶外装饰、艺术效果等都是吴松龄倾注心血创制出来的，与北方内画有很大差异。粤派内画笔前段有一段弯弯的铁丝，形成半个“弓”字，并在铁丝尖上安上数根狼毫，这样更利于笔尖深入瓶内，因此制作出的内画也就更加精美细腻。受潮汕陶瓷造型影响，粤派多用圆瓶，给瓶内作画增加了难度，并常描以金线和珐琅，突破了内画无外饰的局限，凸现出色彩艳丽的特点。

现如今的内画工艺品不仅有鼻烟壶，艺术家们也将这门手艺融入各类花瓶、挂件、摆件之中，倘若你去庙会逛逛，遇到巧手的艺匠，把祝福内刻在精致的挂件之中赠与心爱之人，说不定也是一段佳缘的开始。

父亲的烟袋留给我的记忆

■ 东阳

烟袋，是父亲生前携带的随身物。父亲的烟袋，由正反两面组成。正面是墨绿花格色布，反面则是一块耐磨的纯白布。烟袋长约五寸，袋口有两根细小的麻绳，方便父亲随身系在裤腰。听父亲说，烟袋是母亲精心设计手工缝制而成。

父亲的烟袋，搁在哪“熏”到哪。父亲每次抽烟时，怕我们闻不惯那股味道，都会离我们远远的。独自一人坐在角落，小心翼翼取下烟袋，从袋中取出少许烟丝，放在一张长又窄的纸条上，卷成喇叭状，再点上火，大口大口地抽。吐出的“烟雾”，散发出浓浓的臭味，这是父亲留给我最深的记忆。

记得那个年代，父亲每天都会早早去合作社上班，系在他腰带上的烟袋，随着父亲的步伐左右摇晃，像只欢快的小兔子。早早下班的父亲，一回到家就会赶田里赶，帮助母亲忙农活。

父亲，平时话很少。遇上不顺心或烦心事时，他就会一个人，取下烟袋，从袋中拿出一张小纸条，把心事写在纸条上。当写有字的纸条被父亲卷着烟丝，随烟雾消失时，就说明父亲的心事已打开。见状，母亲都会走到父亲跟前习惯地问声：怎么了？父亲沉默片刻，便独自走开。那时，烟袋成了父亲心事倾诉的“贴身伙伴”。

父亲虽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但对我的爱依旧很厚重。小时候，爱贪嘴的我，常去母亲那央求零钱买零食，往往钱要不到，有时还会挨一顿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父亲，都会拿起毛巾轻轻为我拭去满脸的泪水。“三娃，去看看父亲的烟袋。”当解开父亲烟袋时，里面除了装有金黄色的烟丝，小纸条外，还有一份、两份甚至五分钱的纸币，父亲躲得远远的，使着脸色让我拿走。父亲会隔三差五，在他的烟袋里为我备上一些零钱。那时，烟袋不仅藏着两个男人的“秘密”，更包含了父亲对儿子一份无声的爱。那份爱，陪我度过了那个贫瘠的童年。

在省城上学的我，为了节俭家里的开支，往往一学期只回一两次家，平时靠勤工俭学或打临工来补贴生活费。记得一个冬季，天突然降温格外寒冷。门卫来传唤告知我父亲为我送来棉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匆匆跑到门卫，见父亲冻的满脸通红，双手紧紧拽着一个大大的蛇皮袋。“三娃，这是给你送来的棉衣，赶紧穿上别冻着了。这是你妈给你的生活费……”父亲从最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摆得很整齐的百余元现金钞给我。就在父亲转身离去瞬间，“三娃，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别吃的太省了。”说着，父亲解开系在裤腰上的烟袋，拿出了两张打皱十元的纸币塞在我手中。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满泪盈眶。暗想：父亲一直把我当小孩在疼。那时，烟袋装有一种满满的父爱，也寄托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期望。

如今，父亲离开我有些年了，也再没见到了父亲的烟袋。但每次回乡下，看见有人抽起旱烟时，我就会情不自禁想起父亲的烟袋，想起父亲对我的那份爱、那份寄托。

布鲁内尔与雪茄

■ 新华

了解工业革命者，鲜有不知瓦特的。然而，在工业革命的躁动中，有一个即使不比瓦特更加重要也毫不逊色于瓦特历史功绩的人，却长期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了。他，就是雪茄不离嘴的布鲁内尔。

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以及存放这支雪茄的雪茄盒将与公众见面，以纪念英国伟大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

作为历史上最具天赋和高产的工程师之一，布鲁内尔设计督造了25条铁路、超过100座桥梁以及3艘超出人们想象的巨轮，被誉为“工业领域的拿破仑”，有人更尊其为“现代工业之父”。他的设计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彻底改变了公共交通和现代工程。布鲁内尔十分喜爱雪茄，在各种场合都叼着雪茄出现在人们面前。据说，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天之内能抽掉多达40支雪茄。

如今，布鲁内尔那著名的雪茄盒将盛放着一支没有抽完的雪茄在新建的“成为布鲁内尔”博物馆展出。这家博物馆位于布鲁内尔设计的、停放于布里斯托尔的大不列颠号蒸汽船上，该馆将于2016年开馆迎客。

这两件展品是由收藏家克里夫·理查德捐赠给大不列颠号基金会的。他共捐出了近1000件布鲁内尔所用物品，其中还有布鲁内尔所用的折叠小刀。这些展品将与超过14000件艺术品一道，陈列在价值700万英镑的博物馆里，其中包括来自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藏品。

布鲁内尔的这只雪茄盒上面印有“I.K.B.帕玛尔雅典娜俱乐部”字样，I.K.B.即布鲁内尔姓名的缩写。这只珍贵的雪茄盒告诉人们，布鲁内尔对于雪茄是何等痴迷。自1830年成为雅典娜俱乐部会员后，布鲁



内尔多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他的会员身份以及对俱乐部的几次到访。布鲁内尔的这只雪茄盒能盛放48支雪茄，分为独立的两个部分。此外，它的一侧还有一个小的夹层，用于盛放邮票和名片。对于该俱乐部的会员来说，它大有所用。

除了是布鲁内尔的私人之物，这只雪茄盒还能让人联想起布鲁内尔在建造大东方号巨轮的锁链前所照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叼着雪茄，穿着沾满泥巴的裤子和靴子，尽显男人的意志和决心。要知道，他设计的这艘巨轮总吨位近1.9万吨，在1901年总吨位达2.1万吨的凯尔特人号问世前，它在42年内一直是世界上最大吨位的轮船。布鲁内尔亲昵地称其为“大宝贝”。

1852年筹建大东方号时，46岁的布鲁内尔已经患有严重的肾病，他告诉人们：“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考虑给世界留下什么。这艘船是我最好的墓志铭。”说这句话时，他没有想到，一语成谶，在1859年该船首航期间，布鲁内尔病逝。

布鲁内尔1806年生于英国港口城市普茨茅斯，其父是法籍工程师马克·布鲁内

尔，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接触工程实践。16岁时，他开始了工程实践，很快显露出过人的天赋。1830年，年仅24岁的布鲁内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悬索桥、连接英国中心与西南地区的大西铁路线、铁路线上的各座大跨度铁路桥，如皇家阿尔伯特大桥等，悉出自他之手。他设计的许多桥梁使用至今。

“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我便开始哭泣，哭泣希望再做这样的梦！”在2012年伦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由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演员的肯尼斯·布拉纳扮演的布鲁内尔走上高岗，高声吟诵着莎翁《暴风雨》中的台词，拉开了工业革命表演序幕。在整个工业革命表演片段中，人们可以通过镜头多次看到“布鲁内尔”自信的身影，其中就有他叼着雪茄步上舞台的情景。

这，是英国人又一次向这位伟大工业巨匠致敬。

邮包上的烟草情

■ 薛毓敏

国庆小长假，正值烟农交售烟叶的后高峰期，烟叶站工作很忙，不能休息，刚好遇上镇上赶集日，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到工资，趁中午饭时间，我买了点土特产准备寄回家。

街上赶集的人很多，很热闹，但来寄快递的很少，服务窗口也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值班。当我填写快递单的时候，进来一对老夫妻，出于好奇，我停下手中的笔，悄悄打量了一下。两人看上去都是五十多岁年纪，男人头戴一顶毡帽，穿一件灰色外衣，深蓝色裤子下是一双黑布鞋，裤脚上还沾满了许多泥灰，看得出是刚做完活计；女人皮肤有点黑，头发盘成一团，一件紫色外套配了一条黑裤子，脚上是一双灰布鞋，右脚大脚趾的地方破了一个洞，肩上挂了一个很旧的红色挎包。老两口手上一人提了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看起来鼓鼓的，很沉，袋口还露出一条折叠好的白布袋，很像烟站交售烟叶用的预检袋。

大婶冲工作人员笑了笑，说是来寄东西。工作人员简单地看了一下，热情地问：“要寄到哪里？我先找个纸箱帮你们重新装一下。”大婶说：“两份份，一份寄到深圳，一份寄到山西。麻烦你帮我好好包一下，千万别把玻璃瓶摔碎了。”说完把塑料袋放在地上，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捡。一会功夫，地上堆满了大包小包、各式各样的零食，全是云南特产，有单山蘸水、麻辣鸡枞、香辣牛肝菌、猫哆哩、老干妈豆豉……大婶抬起头看到我正在看她分捡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冲我笑了一下，说：“呵呵，我两个姑娘都在外省工作，家也安在那边了，这不，前几天在电话里跟我说想吃家乡的麻辣味，刚好今天来卖烟，就给她们都寄一点。路远啊，不能去看她们，心里面又牵挂。”也许是对工作太敏

感，一听卖烟，我有点激动，问到：你们家也种烟？大婶自豪地说：“不种烟怎么供我两个姑娘读完大学！”我迫不及待地问：“那你家是哪里的？你家种了多少烟？今天卖了没？卖了多少钱？”。当大婶得知我在烟叶站工作，亲切地对我说：“我家是勐外的，今年种了四千棵烟烟，长势好，看来比去年还能多卖钱。现在已采到上部烟了，今天卖了一千多一点。这不刚卖完烟就赶着来寄东西。”看到我在认认真真倾听，很敬重，没有一点儿嫌烦，她拉着我的手说：“看样子我小闺女同你差不多一样大，可隔着几千里路呢”。接下来，大婶说她们种烟20多年了，她们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种烤烟。两个女儿打小就很懂事，放学后还经常帮助她们到田里采烟、编烟，大女儿上中学时，她家靠种烤烟盖了新房，供女儿上完中学、大学。现在两个女儿各自都成家了，让我们去同她们一起住，可她们买房时都是贷了款，

与烟结缘甘与相伴

■ 张汉承

记得我是8岁那年第一次抽烟，在那不经事的年代，抽烟纯属出于一种模仿成年人行为的好奇心。

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得来的一枚5分钱硬币，那个年代无论是金钱还是物质都还比较匮乏，对于家境贫寒的我，拥有5分钱硬币算是很大的财富了。本可以买一只烧饼好好享受，但我并没有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却用5分钱买了10支香烟抽，现在想起来当时实在太傻了。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买的是“经济”牌香烟，是广西柳州卷烟厂生产的，那时整包售价8分钱（8分钱不是供销社标准的零售价，是村里小商贩的售价，供销社标准的零售价不知多少），拆散卖是1分钱2支。在那个年代，许多成年人都没能力一次购买一包烟，一个8岁小孩能一次买半包，出手算是相当“豪爽”了。

也许就这样与烟结缘了。其实当时家里就只有大哥一人抽烟，父母及其他兄弟姐妹都不抽烟。父亲不抽烟，对子女管教也比较严，是绝对不允许小孩抽烟的，大哥也是出来工作以后才开始抽烟的。奇怪的是父亲和大哥在抽烟问题上所持的观念有较大的差异，父亲是坚决禁止不让小孩抽烟，大哥的观念却好像有意从小培养，所以从我小学还未毕业起就时不时给我我抽了，特别是春节期间，不知是心情好还是什么原因，给的比较频繁，这样陆续“培养”我抽烟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但直到现在我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烟民，烟瘾不大。

父亲虽不抽烟，但他比较好客，每年春节前都要吩咐我翻过家对面那座山的矿区商店买几包好烟用来春节期间接待客人，常买的是上海卷烟厂出品的“牡丹”牌香烟，当时是0.6元/包，那个年代算是蛮好的烟了，当时一般的人平时抽的是一两毛钱一包的烟。父亲自己不抽，接待客人却从不吝啬，每年春节家里来的客人都比别人家要多。

大哥平时抽的主要是“红灯”牌香烟，一到春节反而就没有固定的牌子，什么“柳江桥”、“大前门”、“钟山”、“漓江”、“文姬”、“鲜花”、“黄金叶”、“红梅”等是比较常见的品种，其他品牌的烟已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有过“凤凰”和“大重九”等，五花八门。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黄金叶”的“叶”字是繁体的，像蝴蝶的“蝶”，当时不认得那字，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那烟叫“黄金蝶”。

也许注定今生与烟有缘，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进入了烟厂工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烟民”。在机台工作的日子里，每天都会抽好多烟，那时每月还可以买几条很便宜的职工烟，结果很快喉咙就受不了，落下难以根治的咽喉炎疾病。此后，咽喉炎疾病严重时会被迫隔离一段时间不抽，恢复差不多时又会复吸，时戒时抽，戒烟只是在口头说说而已，连自己都信不过自己了，细想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大的烟瘾，这就是人经常容易犯的“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毛病，也许咽喉炎并非吸烟引起的。

在多年的吸烟经历中，我抽过的烟也达到一定的量，但至今未成真正学会品吸，除低档烟吸起来感觉有点苦辣味、薄荷烟抽起来感觉喉咙清凉清凉的、雪茄烟和混合型烟抽起来感觉劲头太大外，对于其他上到一定价格的烤烟型香烟抽起来就感觉不到它有明显的差别，相信大多数烟民也有同感，只不过很多人都在自欺欺人，表面上装出会很会品吸的样子，实际上并不真会评吸，许多人只是习惯于少数几个常吸品种口味，并非能细分辨出某种烟到底好在哪，这我也从一些老烟民口中探得的“奥秘”。

香烟是一种消费品，有人说“也许你不经意的一个微笑，它就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你身边”；它泰然处世，就算化成烟雾也不忍离散；它无怨无悔，即使化成灰也没有一丝遗憾。抽烟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情趣，是生活中的一种插曲。我想，既然今生与烟有缘，那就心甘情愿与之相伴。

我们老俩口计划再种几年烟，帮衬帮衬她们。再说农村人劳动惯了，到城里住不惯。

看着她那伤感的眼神，听着那自豪的话语，我在感动的同时，有点不知所措，想不出如何去安慰她。正在这时，工作人员打好包，通知他们填写包裹单，我看到大叔从兜里抖抖巍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了。只见大叔坐下来很认真地开始抄上面的地址和电话，生怕写错一个字，那专注的神情就像小学生在做作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想，那小小邮包，千里传情，传递的是浓浓亲情，蕴含着收获的期盼，承载着家乡的记忆……

我沉浸在思绪中不能自拔，老夫妇已办完手续，与我告辞。临出门时，大婶拉着我的手，一再叮嘱下乡要去他们家坐坐。望着他们渐行渐远、有点微驼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想，下次下乡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也好好看看他们家种的烟。